

『早春二月』
练承德

提起经典电影《早春二月》，如今许多人都觉得很陌生。因为它的摄制与公映，已是六十年前的往事了。

时光拨回1963年2月，我是严衙前（今十樟街）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、东小桥弄底的江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（今苏州十中）的高三学生。一个偶然的机遇，我闯进了近在咫尺的苏州铁路公安处的拍摄现场，目睹了两位大明星演绎的“夜访宿舍”“月下倾诉”两个镜头。虽然时间不长，但已足以让那个十八岁的少年铭记、快乐、骄傲了大半生。

当时，春节刚过，开学不久，是风和日丽的大好日子，校园的空气中荡漾着喜庆、欢乐、清新的气息。一天下午，我的同桌沙培其私下里告诉我，中午时他看见孙道临走出校门，据说是在西花园练钢琴。学校里风传北影厂有个剧组，将在附近拍摄电影《早春二月》，由孙道临、谢芳主演。之前，他们曾分别主演过风靡一时的《渡江侦察记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青春之歌》，红遍大江南北，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超一流明星。

对于柔石，我多少也有点了解。初二我曾购买过一本《柔石小说选》，拜读过《二月》，印象较深，记住了情节梗概。由两个大牌主演一部我有较深印象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，引起了我最浓厚的兴趣与强烈的好奇心。当天晚上，第二节晚自修的中途，七点多，政教处的一位中年女教师来到我们三（1）班教室，将学生党员、校学生会主席叫了出去。我猜测多半与拍电影有关，紧跟他们一定会有惊喜，就不动声色地追了上去，但还是不见了踪影。估计他们可能已出了校园，于是朝学校的北大门赶去。朝北一望，隔着孔付司巷、三十米开外的东小桥弄3号的公安处门口站着一群人，一边挤一边朝里望。大门是进不去了，进去的唯一办法是逾墙。我来到南墙下，抬头望了一下墙顶，高出我头顶约有10厘米，侧坡还有一长排人字形的黄色大洋瓦，下沿离墙体有三四厘米的距离。我撸起袖子，后退了几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咬紧牙关，倾尽全力飞速向墙顶扑去。很快，我上半个身子压在了墙顶上，坐好后将双腿移到了墙内。朝里一望，还真的是在拍电影！只见院子中央一盏绿强光灯的旁边，架着一台摄影机，边上站着几个工作人员，估计是摄影、导演、灯光、道具、服装等。稍远一点有十几个人在观看。我双手攀住墙顶，慢慢往下滑，悄悄靠近围观的群众。好像是在等候姗姗来迟的我，我一到，摄影机就开始转动了——

机器面对西北面矗立着的一幢粉墙黛瓦、飞檐翘角的两层楼房，一房间亮着灯。孙道临饰演的润秋正在疾书，显得很焦躁。他来到楼下，在假山边踱了几个来回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。这时，谢芳饰演的陶岚来了，夜色中，两人开始了十来分钟的交谈。见润秋吞吞吐吐、欲言又止，陶岚转身要走。润秋却又叫住了她：为了用根本的方法救济文嫂母女，我已决定娶她，让她做我的妻子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明天就对你说。陶岚说：不！这不是爱情，而是同情！转身快步离开了。身后听见润秋绝望而彷徨的叫喊声：岚！

拍摄到此结束，可能总共二十来分钟吧。电影上映后，我确认当晚拍的就是这两出戏。

公安处门外有个廊棚，我出门时，谢芳已站在东南角的柱子边，尚未卸妆，右手提着一只扁扁的小箱子，应该是在等人。我壮了壮胆子，走到她的面侧，与她比了比身高。她比我矮些，应该是一米六多一点吧。

当年孙道临先生四十二岁，谢芳老师二十八岁，正当盛年。光阴荏苒，不经意间，六十余载芳华悄然流逝。享年八十六岁的孙先生已远行十七年，谢老师也已到了八十八岁的“米寿”之年。他们共同创作的鸿篇巨制，将永远镌刻在电影史上。又值二月，遥祝天上的孙先生一路芬芳；也祝愿京城的谢老师幸福、健康！

当年孙道临先生四十二岁，谢芳老师二十八岁，正当盛年。光阴荏苒，不经意间，六十余载芳华悄然流逝。享年八十六岁的孙先生已远行十七年，谢老师也已到了八十八岁的“米寿”之年。他们共同创作的鸿篇巨制，将永远镌刻在电影史上。又值二月，遥祝天上的孙先生一路芬芳；也祝愿京城的谢老师幸福、健康！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在1月9日“夜光杯”上有一篇题为《“智慧”不仅仅是技术》的文章，读后我马上想到，作者讲的虽然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，但其实指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一个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概念：智能化与智慧的区别何在？

笔者是一名科技工作者，近十多年来一直在研究“智慧楼宇”。在此过程中，始终在与智能化和智慧这两个词汇打交道。众所周知，建设智慧城市是全球许多城市的发展战略之一，智慧楼宇当然应该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在很长的时间内，海内外都将智能化楼宇与智慧交通、智慧公务等一起作为智慧城市的组成部分，其实这是一个误解。在我们专业的领域中，智能化楼宇就是所谓“5A”——楼宇、消防、安保、通信、办公等5个子系统的自动化。而一座楼如果要称得上智慧楼宇，就要具备4个条件，也称4个维度：绿色建筑、自动化集智、现代物业管理 and 融入“智慧城市”。这个观点已经获得了国际上同行的认

说起来，我是参加工作之后，有了报纸和杂志，有了书籍，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，才逐渐萌生了对书房的向往。可是，居住条件不允许，那一时期，单位还有福利分房，但相关条例都向着困难职工倾斜，先要居住，而后才是改善条件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的办公用书仅是一本新华字典，桌子上除了稿件，还是稿件。

我在外出约稿时，到过很多作家、诗人的家，天津及外省市的都有，他们的住房都很温馨，却没见过多么讲究、豪华的书房，他们的写作大都是有一张能写字的书桌就够了。在孙犁先生家，客厅里摆着一排书柜，很简朴的，玻璃门上拉着布帘，客人来了都会见到。南窗下是一张老式的书桌，桌面上摆着些写作用具和盆花。这个客厅是多功能的，吃饭、会客、写作，有时也用来读书。



幅照片中就有法国人一家在周总理像前的合影，并最终荣获二等奖。

第二次是在2012年，上一个龙年，我在上海国际灯会上巧遇幸福的一家：高大英俊的年轻爸背着可爱的宝宝，美丽的妈妈笑颜如花。爸爸用法式汉语对我友好地说：法国！法国！又指指小宝宝说：女儿！女儿！在最精彩的灯会压轴之作“东方巨龙”前，人们排长龙争相拍照。我想他们背着宝宝又远道而来，就笑着说：让法国朋友和我们的东方巨龙拍张全家福吧！热情好客的“长龙”立马笑着礼让法国一家。

两次为法国朋友拍了全家福，心中充满欢乐。愿中法友谊天长地久！

摄影

同。它也说明了智能化楼宇与智慧楼宇的区别。

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理解，我往往用交通指示牌的例子作为铺垫先来诠释：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前方的指示牌显示的绿、黄、红三色，分别表示前面的路段是畅通、拥挤和堵塞，那只是属于“智能化交通”阶段；如果它还能告诉你，走哪条路径最为优化，这就是“智慧交通”了。这里很显然，智能化是存在于技术层面的，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范畴；而智慧不仅包含了智能化，还包括了社会、人文和管理科学。《“智慧”》一文给了我更好的例子，更能说明智能化和智慧的区别所在。社区工作人员安装“门磁系统”，只是完成了“智能化”的任务，只有按照作者所说，更是要用好、服务好……配套的所有方面都跟进，才是“智慧”生活的全部。

如今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日益进入人们生活、工作等各个领域之中，智能化和智慧这两个词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，但目前看来许多人都将两者混为一谈，甚至随意引用，这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，需要更多更准确的科普教育。



周末在家的时间毕竟有限。偶有写作灵感，身边有一支笔和一张纸就足够了。我的许多诗歌作品，多数是在出访、行进之中成篇。例如，在山区老乡家的土炕上，我写过乡土诗；在赴京约稿的列车上，写过青春诗；在汶川地震的废墟旁，写过抗震诗；在漓江边的阳亭下，写过山水诗；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，写过白云诗……

新书尽量不住家里拿，办公室便成了存书之地。两个书柜，日积月累很快就装满了，只能放到窗台、堆放在地上，最终便形成了个包围圈。当我有了行政职务可以搬办公室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去。原因之一，是我“搬不动”这些书，我对它们似有了情感，愿意守着它们，身在书堆中工作已成为习惯了。偶有作者到编辑部来，进门便惊讶地说，这不就是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面的场景吗？

退休时，办公室里的书已多得不行，该怎么处置？我开始发愁。一位老朋友曾经跟我说过，他退休后，费了很大精力处理旧书：分别从三个处所分批处置，一次比一次彻底，只将极少数必备之书带在身边，其余的都“忍痛”舍掉了。我当时听了并没往心里去，可是不

（一）
寒瑟瑟地走着，发现红梅树上已经绽出小小花蕾。
时光飞快，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想起那首《春天的芭蕾》。
有路人也探头看看红梅树。“梅花都开了，还有个把月要过年了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。”
正要开口回应，她转身走了，原来她是自言自语地感叹。
（二）
乌桕树，叶子落光了，剩下满树的白色果实。远看像开满一树白色小花。
正心不在焉地看着，一群飞起来翅

前段时间的热播剧片头部分，有老早交通岗亭一晃而过的镜头，一下子引起我对过往岁月的记忆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处交通岗亭。一座位于原延安东路外滩“亚洲第一弯”附近的路中央。交通岗亭呈圆柱形，上面部分是窗户，可供交通警四面观望道路状况，下面是漆有淡黄底色用红色线条勾勒的密封墙面。整座岗亭悬空架在钢梁上，有三层楼那么高，进出岗亭需要借助楼梯上下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读小学四年级时，有一天下午与弄堂发小鹏程、国庆两人一道游玩外滩，看黄浦江水上风景。鹏程眼尖，在靠情人墙一侧的人丛背后，第一个发现有小偷正在行窃。他悄声告诉我们：“有贼！”我们立即警惕地盯住对方，见小偷得手后转身要离开，“怎么办？”心里一急就叫出了声：“抓小偷啊！”小偷做贼心虚，拔脚就跑，企图朝马路对面的延安东路方向逃走。那时，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竟然都奋不顾身地追起来。也是巧，这一幕被岗亭处的交警发现了，快速果断地拦截了小偷。我们气喘吁吁，把经过情况报告给警察叔叔听。小偷掏出了偷走的三十元钱还给失主。那个警察叔叔不住地表扬了我们一番，还邀请我们登上岗亭留下姓名。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，那天我们直到晚上还挺兴奋。

另外一座交通岗亭处于淮海路原“淮国旧”西侧一点的位置，靠近“淮国旧”西侧原来有一家青岛照相馆，离照相馆门口不远就是交通岗亭。它的式样与外滩岗亭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是没有那么多高，底座也没有钢梁，登上台阶两三步就可入岗亭。我记住它，是因为隔壁邻居小弟差点走失的事。我家的老房子当时在卢家湾附近的弄堂里，隔壁住着小弟一家。小弟比我小5岁，他上面有两个姐姐。小弟喜欢跟着我玩。我读五年级小弟刚上学，有一天我带他去复兴公园玩，玩后从雁荡路后门出去，到淮海路“淮国旧”里白相，溜达一圈后正准备回家。不知怎么，走散了。我当时那个急啊！浑身冒汗在“淮国旧”里头头转，四处寻找不见，就去店里找人求助。有人出主意报告警察帮忙。也只能这样了，我走出“淮国旧”看见警察岗亭，心想交警也是警察，先去求助再说。等我登上岗亭，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！小弟正在岗亭里吃着警察给他的饼干，眼睛里还流着泪呢！一见到我一下子破涕为笑了。我也一下子放了心，“谢谢警察叔叔！”我再三道谢，暗自庆幸。

中学毕业，1975年初，我与三个特别要好的同学在“淮国旧”附近的青岛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。我们当时都穿着一色的藏青色涤卡中山装，左上衣口袋别着钢笔，一副书生意气的模样。拍好照，我们就在淮海路交通岗亭处挥手告别。四十多年转瞬即逝，以前的交通岗亭已不复存在。时代、地貌和生活气息都变了。从前的同学也少有联系，我们合影的四人，其中一个后来去纽约大学深造当了律师，现在居住在加州，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；另一个同济大学毕业后，在香港的设计师事务所任建筑设计师，现在还在忙；还有一个农学院（现在为交通大学）毕业后进了市府办公厅，后来下海经商，也曾搞得风生水起，现在书画养生。只有我读的是电视大学，一直在企业写字间工作，退休后依然涂涂抹抹，哄自己开心。

久，随着相熟的几位老作家去世，他们的书籍和文稿等，几乎成了“废品”，子女毫无兴趣继承父辈的书籍，这样的结局使我震撼，对书的命运心生悲悯。

我对书是有感情的，年轻时尤其热情高涨，喜欢收存一些心仪的图书，但真正用到它们的时候却又很少，有些书时间一长连自己都忘记了。书攒成山，每到新年不得不一次次地做起减法。此时，想起那位老朋友对我说过的话，不禁有了同感。那天，在将报纸副刊订本封箱

膀上露出白色羽毛的鸟儿落在乌桕树上，一群鸟呀，“壮观”一词立马出现。乌桕籽是它们的粮食。

苏东坡说：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

随意走着，会突然看见白鹭在树间飞翔，真是翩翩风采太美妙；会听见乌鸫鸟精彩的口技声；会闻到蜡梅的幽香。

随意走着，也会看见电线杆上一圈电缆上贴着的顺口溜：“电缆无铜，偷盗无用。”也会听见打电话的路人在说：“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人。”

交通岗亭往事

傅光达

久，随着相熟的几位老作家去世，他们的书籍和文稿等，几乎成了“废品”，子女毫无兴趣继承父辈的书籍，这样的结局使我震撼，对书的命运心生悲悯。

我对书是有感情的，年轻时尤其热情高涨，喜欢收存一些心仪的图书，但真正用到它们的时候却又很少，有些书时间一长连自己都忘记了。书攒成山，每到新年不得不一次次地做起减法。此时，想起那位老朋友对我说过的话，不禁有了同感。那天，在将报纸副刊订本封箱

膀上露出白色羽毛的鸟儿落在乌桕树上，一群鸟呀，“壮观”一词立马出现。乌桕籽是它们的粮食。

苏东坡说：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

随意走着，会突然看见白鹭在树间飞翔，真是翩翩风采太美妙；会听见乌鸫鸟精彩的口技声；会闻到蜡梅的幽香。

随意走着，也会看见电线杆上一圈电缆上贴着的顺口溜：“电缆无铜，偷盗无用。”也会听见打电话的路人在说：“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人。”

膀上露出白色羽毛的鸟儿落在乌桕树上，一群鸟呀，“壮观”一词立马出现。乌桕籽是它们的粮食。

苏东坡说：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

随意走着，会突然看见白鹭在树间飞翔，真是翩翩风采太美妙；会听见乌鸫鸟精彩的口技声；会闻到蜡梅的幽香。

随意走着，也会看见电线杆上一圈电缆上贴着的顺口溜：“电缆无铜，偷盗无用。”也会听见打电话的路人在说：“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人。”

